

宗元中国·海丝泉州

绘制十年壁画,创造出诸多“野生神仙”的“80后”艺术家文那,将她的笔墨挥洒到泉州,以壁画和雕塑相结合的方式,为泉州打造了一个“史诗般的闽南创世神话”。

“每个人都藏着一片海。藏海厝,讲述了一个关于闽南全新的创世神话,让这片隐秘的海洋再次闪耀。”文那说,“藏海厝”是一个史诗型叙事的开放空间,里面有21尊雕塑结合的壁画长卷,蕴涵着她对于闽南人世界观的浪漫呈现,也是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关于移民、关于海洋的故事。

融媒体记者 张素萍 王柏峰 吴昭斌 文/图



壁画和闽南木雕造像交相辉映,各位“自创神仙”排列有序。



青年艺术家文那向记者讲述“藏海厝”的故事

浪漫又魔幻

“80后”艺术家自创“闽南创世神话”



扫一扫看视频

北京“80后”艺术家在泉州建造400平方米“神仙屋”

文那是北京人,毕业于清华美院,曾与国际顶级奢侈品牌爱马仕合作,也曾为著名导演陈凯歌的电影《妖猫传》创作绘画作品。凭借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融合当地信仰与风俗,文那创造出一个个“中国式神仙”,并连续数年受邀赴意大利、荷兰、新西兰、法国等地办展。从国内到国外,越来越多的城市有了属于她的“神仙屋”。

2020年,文那与泉州结缘,开启“藏海厝”的创作之旅。她的合作伙伴,晋江浙平国佛雕的第五代传承人陈增煌及其团队以闽南人的朴素善意,接纳了文那及其团队,为她们提供了一个随时可以

返回的“家”。

四年来,文那走遍泉州的景点,开元寺去了不下十次,反复踏勘古城,细细品读《地道风物:闽南》等书籍,做过无数笔记和标签。“在了解泉州时,很多泉州的历史和故事会向我涌来。”文那说,随着她对泉州海洋文明、海丝历史、侨乡文化和民间神俗的深入探究,她反复更新认知,决定以壁画+雕塑的方式打造藏海厝。

在不断调整、打磨后,这个约400平方米的“神仙屋”已造好,前面的“照海殿”有5尊“神仙”,和后面16尊“神仙”及背后的壁画,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式。

20多尊“神仙”各司其职 讲述一个“闽南创世神话”

“这些神仙的故事都是我自己的,雕塑背后壁画上的神仙则是泉州流传过的神仙。”文那说,闽南虽有很多神话,但没有一个系统的创世神话。她通过壁画上既往“神灵”的再现和新“神灵”的创造,借由海丝文化,描绘了一个史诗般的“闽南创世神话”。

在这个创世神话里,照海、织海、泽椿、夺气、福枝、挪渔、承花、寻星、传姓、分香、守脉、暗桥、容身、天戏、串珠、花兽、藏海等“神仙”,排列有序,各司其职,展现着海洋、生产、贸易、信仰和移民等泉州元素。

而这20多尊雕塑之外,藏海厝内的匾额、灯笼、说明文字,也全部由文那设计、制作。她说,很多雕塑背后藏有“彩蛋”等待被发

现。比如:“挪渔”雕塑及其背后的壁画贴有真正的金箔;“寻星”上的星星,是由螺蛳贴在墙上,它在海里是贝壳,在天上变成了星星;藏海厝里的灯笼上,均写有“藏海衍派”……

在闽南语中,厝是“家宅”的意思,“藏海厝”之名,给人“家藏一片海,海以此为乡”的想象。在藏海厝照海殿的背后,一尊小小的“藏海”,包罗了厝里所有“神仙”形象,它是整个藏海厝的题眼,象征着闽南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大海,它沸腾在祖先的故土上,起伏在童年的记忆里,翻涌在血液中,刻染在皮肤上。”文那说,这就是藏海厝表达的真正主题。



“照海”



“织海”



“传姓”

“天戏”

“花兽”

“泽椿”

“暗桥”

“容身”

“寻星”

“承花”

【解读藏海厝】

“每个离家的人,心中都藏着一片海”

藏海厝整个空间,以“织海”开始,到“吞海”结束,“照海”在前,“藏海”在后。在这里,众神踏浪而行,而离家远航的每一个人,“心中都藏着一片海”。

赤海”是旷世奇观。“寻星”是每一个海民的缩影,他们寻星而行,追寻心中的彼岸;“传姓”把故乡的云分给孩子们,孩子们越海行船,流芳衍派,把自己的姓氏越传越广。

照海 双手擎镜护航路

进入藏海厝,迈进大门,是“照海殿”。整个空间最大的形象“照海”加上底座将近3米,与妈祖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寓意一路平安、航路璀璨。

“照海”脚踏清波,手持两面镜子,右手“天镜”亮起时,此镜平阔如天穹,大海晴朗而平整;左手“人镜”亮起时,人心明亮如星河。当天空和人心同时光明大放,航路就是光明璀璨的。“照海”两侧有“月驱云”“风退浪”两大护法;而两个护法旁,又各有一尊小护法“洒清水”与“指尖云”。

织海 纵横经纬创下一片海

整个创世神话是从织海女神开始的,“织海”是创造这片大海的“神仙”。“织海”把浪花捻成丝线,用丝线编织出一望无际的大海。她的四只眼睛纵横经纬,一万艘巨轮在海上航行交织出的航迹,就是这丝绸之路上隐晦的花纹。

再往内,“泽椿”讲的是泉州多元文化的独特状态。泽即清泉,椿是树木,两者共生共长。

“夺气”是自中原移民到海边的人,从大海中夺取精华和勇气,繁衍生息,滋养后代;“挪渔”是主管贸易和交流的“神仙”,通过转移交换技术、知识、财富、资源,从海里抽出巨鱼,意即贸易带来巨大财富;“承花”象征经商和贸易造就了泉州港的繁华,这里金银开道,刺桐城的“红云

藏海 包罗所有“闽南神仙”的故事

这尊仅90厘米、全场最小的“藏海”是整个藏海厝的题眼。“藏海”是海天之间海民的纪念碑,讲的是每一个闽南人内心深处的那片海,包罗了藏海厝所有“神仙”的故事。

“分香”之神,指泉州移民把香火分到海的另一边;“暗桥”则代表宗祠文化,一缕香火连接起闽南人和祖先之间那座看不见的桥。“容身”脚踏星穹,指的是所有离家的人,在宏大的世界里,寻觅容身之处。“天戏”的故事,用到了泉州提线木偶的元素,讲的是人与天道之间的关系。

“花兽”是一个回归的“神仙”。壁画里,泉州“送王船”民俗活动,几乎1:1的纸船被送到海里祈福祛病,这些仪式在游子的侨居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当移民把花船推入海中,他们想的或许是,当时带着年轻人离开的花船,会变成野兽,载着离开的少年们再回故土。

吞海 连接梦境世界与“真实泉州”

“吞海”是泉州真武庙前的一方石碑,呈现的是泉州人和大海真正的关系,他们既敬畏大海,又征服大海,既与大海共存,又从大海夺取勇气与财富。吞海是藏海厝这个神话世界与“真实泉州”之间的一个连接点。

【对话文那】

“泉州就像一个写实的神奇王国”

11月18日,在参观藏海厝后,记者面对对话艺术家文那,畅谈文那心中的“闽南神仙宇宙”和她眼中的泉州。

基于生活与历史 创作“闽南神仙”

记者:相比您以往创造的“神仙”,这次的异同点或突破在哪里?

文那:以前在法国、比利时的个展,基本就是壁画,是点状的表达。但藏海厝不仅有壁画,还有雕塑,这是我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是链条式的表达。

记者:这20多个“闽南神仙”中,您最喜欢哪个形象?

文那:我特别喜欢织海女神,因为她特别的魔幻。织海女神把大海的浪花变成丝线,创造了这片大海,闽南创世神话就是从她开始的。

闽南有很多神话,但没有一个系统的创世神话。我鼓足勇气,从传统出发,编出了藏海厝这个全新的故事,它并不基于任何一个已有的神话角色,它基于真实的世界,是我根植于中华传统文脉进行的当代化艺术转化与表达。

我要说明的是,我的作品是神话、是故事,与宗教无关。我的作品里的故事,是基于我对生活的观察,可以说,生活与历史的留痕,组成我创造这些“神仙”的核心。

“我感受到泉州人的质朴、热情好客和仗义”

记者:您在泉州生活了四年,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

文那:我以前说,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但这四年,我有了更大的目标,有了使命感,我不满足于只做游乐场的游客,我想在游乐场里做出更有意思的游乐项目。

在创作中,我的合作团队,也就是晋江浙平国佛雕的第五代传承人陈增煌及其团队,为我提供了技术和精神支持。我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泉州人的质朴、热情好客、仗义等高尚的品质。同时也深切地体会到,泉州拥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包容和浑然天成的力量,这是我在泉州收获的最美好的礼物。而我又将之转化为作品送给泉州,也是送给世界的一个浪漫。

“泉州有太多东西,从过去而来,又在当下沸腾着”

记者:泉州这座城市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文那:因为我一直在画“神仙”,所有人都说泉州是最适合我的一个地方。泉州于我而言,就像一个“真实的魔幻世界”。泉州特别神奇,在这里,我看到村里的庙既能求签又能卖可乐,真的很玄幻。

记者:这两年泉州文旅火爆出圈。您作为艺术家,对泉州文旅长红有什么建议或意见吗?

文那:我来到这里以后,真正了解了为何泉州能获得世道的殊荣。泉州有太多东西,它们犹如标本,从过去而来,又在当下繁盛着、沸腾着,且发出更具生命力、更能绽放的新东西。我希望我能尽我所能,以作品参与到泉州文旅发展中。

在藏海厝照海殿的背后,一尊小小的“藏海”身上包罗了厝里所有“神仙”的故事,它是整个藏海厝的题眼。